

目 次

序 诗	(1)
一 重返前线	(10)
二 凉夜静悄悄	(25)
三 渡河	(37)
四 人在阵地在	(49)
五 对岸枪声	(69)
六 有情况	(84)
七 踏着仲秋月光前进.....	(100)
八 突击队.....	(113)
九 血的控诉.....	(125)
一〇 爆破手们.....	(133)
一一 静静地睡吧.....	(146)
一二 雪地追击.....	(156)
一三 盼亲人.....	(171)
一四 团长见黄刚.....	(182)
一五 攻城.....	(190)
一六 担架忽闪闪.....	(215)
一七 英雄的将军顶.....	(231)

序 诗

炮声隆隆，
敌机嗡嗡，
一提起当年解放战争，
记忆的大海呀，
顿时荡起蒋军进犯胶东的枪炮声。
光阴匆匆如昨天，
为保卫胶东多少英雄儿女流血牺牲……

那是 1947 年秋，
蒋介石挥舞屠刀气势汹汹，
用六个整编师组成“胶东兵团”，
让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任兵团司令，
8 月 18 日又到青岛向范面授机宜，
要“一个月”把我内线主力、后方一口吞净。

炮声隆隆，
敌机嗡嗡，

胶东军民迎头痛击蒋家 20 万大军的进攻。

黄刚抱着冲锋枪，
急切地等待着一道命令。
他换上了崭新的黄军衣，
帽子上伪装着柳枝葛藤，
子弹袋紧紧扎在腰，
裹腿打得不紧不松。
就在预备队待命的时刻，
黄刚和战友们坐在绿岸下，
花间草坪中，
大抒诗情。

激昂翻滚的诗海啊，
爆发出指战员阵阵欢笑声，
英雄的诗句像浪花乐呵呵地涌来，
光彩夺目，
情景交融。
偶尔碰上个难题，
喝！
有的眨巴眼儿，
有的眉头紧拧，
那俏皮鬼儿唯恐不妥，
不打第一枪，

单把黄刚来等，
谁要想出一个警句，
喝彩声如春雷把全场轰动。

要知道，
大兵和“文人”的名字不那么相称，
因为我们是抡枪杆的，
所以，
不用拖丝拉腔仄仄平平，
更讨厌那些醉生梦死云云闲情，
什么阴山瑶台，
什么婀娜娇姿白面书生……
这与枪杆诗水火不容。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我们喜欢那，
枪炮手演奏的总攻交响乐，
突击手攀城逾垣的冲杀声，
爆破手燃起那五光十彩的火花，
红旗手在烟云城头把旗帜舞动；
还有那，
吱呀呀推着小车抬着担架，

赶着骡马的支前行列声；
和那在皎洁的月光下，
埋雷袭敌的民兵姿影……
火光枪声才是咱的诗材，
冲呀杀呀才是咱所展的诗情。

我们的枪杆诗呀，
单刀直入，
墨浓笔重，
描绘战斗生活，
抒发革命豪情。
用我们的刺刀和钢笔，
蘸着血和汗，
刀光砚影，
谱写英雄的史诗，
为人民杀敌立功。

机枪咕咕，
炸药轰轰，
就在预备队待命的时刻，
黄刚和战友们大抒诗情。
小伙子苦大仇深，
战争中从不怕流血牺牲，

什么艰难困苦饥渴，
在他的面前不敢吭一声。
他曾出色地作过几次战，
都认真执行了指挥员的命令。
他也负过伤，
那坚强的毅力从未使任务落空。

小伙子精神抖擞，
目光炯炯，
胸中怒火像喷射器火焰喷涌，
意志比刺刀钢韧坚硬。
面临硬仗面前，
更加自信坚定，
那求战的心情像瀑布倾泻，
冲锋枪和小伙子一样充满着杀敌激情。

“毛主席命令大反攻，
抱起炸药向前冲，
别看它身披麻包腰结绳，
脾气一发敌人像糨糊起了空。”
“运动战，把路赶，
集中兵力把敌歼，
端起刺刀喊声杀，

穿透老蒋的黑心肝。”

……

诗儿琅琅诵，
枪炮嗡嗡声如风，
临阵战士乐洋洋，
枪杆诗贴遍枪炮掷弹筒……

枪杆诗啊，
热烘烘，
把毛泽东思想传诵。
在那烈日灼灼的操场上，
在那霪雨连绵 一蹶一滑的行军途中，
在那火焰熊熊弹片疾飞的堑壕里，
心怀朝阳，
昂首挺胸，
朗诵着枪杆诗，
去练兵行军冲锋，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突然，一道命令传来
“——向前运动！”
指战员个个像复仇的利箭，
嗖嗖射向敌营。

管它什么鹿砦铁丝网，
地堡围寨陷井……
黄刚蓦然出现在敌人盖沟前：
“同志们冲啊——
赶出他狐狸洞！”

战场咱闯过了多少，
逮狐狸要有本领，
同志，来不得半点胡闹，
司令部来一道命令，
那要坚决执行，
谁要胡来，
那准后悔无穷。

作战可不是小孩藏马虎，
要瞪起又大又圆的眼睛，
不要错过一秒钟，
同志，一秒钟不知要发生多少事情！
扳机一勾，
嘎嗒一声，
那可不是为了放响听！
早一秒钟正好，
晚一秒钟就会把敌人放纵。

一秒钟啊，
多少枪弹齐发，
一秒一秒在铺垫着胜利的路程。

冲锋枪吐吐，
手榴弹嘣嘣，
就在预备队待命的时刻，
黄刚和战友们坐在绿岸下，
用那握过老虎钳的手，
用那抡过镰头的手，
拿起笔，
仿佛还闻到机油、泥土气息。
不用“龙井”和“骆驼”，
吸着那破报纸卷的烟叶儿，
喝着那山涧甘露般的泉水，
挥笔把杀敌决心题。
瞧，

还有啥能比这更有诗情画意！

那诗儿伴着胜利的消息，
像玛瑙珠玑，
闪烁着霞光彩霓，
从前方后方平原山地，

纷飞升起，
飞向党中央，
飞向世界各地，
毛主席向我们广大军民招手：
“华东军民，
再接再厉，
彻底消灭进犯军，
胜利是人民的。”

这鼓舞人心的命令，
似电闪雷鸣，
轰击着风雨凋零的蒋家王朝。
火光杀声笑声，
在祖国美丽的山河，
建筑着幸福的楼阁千起万层。

一 重返前线

卡车呜呜，
拖着风尘的尾棒，
在烟青路上疾驰……

开赴前线的军车队，
满载着物资，
伪装的碧绿枝桠跃身起舞。
车轮滚滚，
迎着解放战争第二年，
迎着秋季攻势的暴风雨，
扬起胜利的金波，
昼夜奔驰。

毛主席麾军大反攻，
兵跃马腾红旗舞，
跨黄河啊挺进大别山，
长城内外擂战鼓。

刀光闪闪杀声震天，
千万杆红旗直指蒋占区。

杀声震撼着南京城，
蒋介石惶惶六神无主，
入梦百万丧卒哭又叫，
醒来败将跪地把救命呼。
全面进攻全碰壁，
重点进攻又连本输，
他孤注一掷又抡屠刀，
拄着拐棍来夺胶东解放区。
背着飞机、兵舰、大炮和坦克，
又挥鞭赶来残兵败将二十个旅，
叫范汉杰任“胶东兵团”司令，
还网罗了反动骨干、恶霸地主，
又拼凑了还乡团、伪区、县政府和行署。
以整编 8、9、25、54 师为前梯队，
后有尾随的整编 45、64 师，
以梳篦战术密集平推齐头并进，
从胶州湾到莱州湾像蝗虫铺天而出。
追歼我内线主力，
摧毁我战略后方，
切断我山东与东北海上交通运输。

胶东半岛啊，
霎时滚滚起妖雾。

炮声沉沉传车厢，
身儿颠缠绕山岗。
驾驶排长紧操方向盘，
手按喇叭急促响，
唐记者从驾驶室探头瞧：
近河旁的公路上，
一位年轻的战士，
身背背包匆匆前往。
看样子小伙子不过二十岁，
又神气又筋棒。
他耳闻喇叭声回头一看，
转头又把蔚蓝的天空打量……

是哪一部分？
——不用问，
就是我们的战友黄刚。

他从失踪的名单里走出来，
他从倒塌的盖沟里醒过来，
治好了伤，

重返前方。

他像掉队的士兵，
孤零零独自一人西行，
无人替他拟订行军路线，
更无人发布休息、开饭、行军的命令，
就像生活失去了节奏，
不分昼夜一劲跋涉不停。

当他听到敌人进犯胶东的消息，
哪能在病床上再呆一分钟，
忙找院长要求提前出院，
又找同时负伤住院的司令员去求情。
当医院一批准，
他急忙辞别伤病友和司令员，
高兴得打起背包急急西行。

他那翘昂笔挺的帽檐，
像挂在中天的弯月，
圆润平整。
帽檐下浓眉轻扬，
闪烁着对敦厚乐观的大眼睛。

烈日似火烧，
天空像蒸笼，
紧扣在行路人的头顶。
热流滚滚，
树梢儿不见半丝儿动，
浑身火燎燎，
摸一把军衣冒火星，
可我们的战友黄刚啊，
军帽、皮带、裹腿、纽扣……
一切严守着着装规定。
他兴致勃勃地走着，
嘴里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儿轻哼，
仿佛不知什么叫饥困热冷，
什么是难关险程。

嗡嗡嗡，轰轰轰，
满野像大鼓擂起“急急风”，
——怎么，
汽车还发这种声？
善辨各种枪炮声响的黄刚，
顿时一愣，
目光像探照灯的光芒，
闪电般扫视着天空。

蓦然，发现三架敌机掉回头，
撅着屁股向汽车俯冲。
他一步跳到路当央，
像位防空司令，
狮吼般地发布号令：
“防空——防空！”

卡车嘎然而停，
驾驶排长跳出驾驶室，
朝天一瞅，
举枪砰砰两声：
“——疏散隐蔽！”
公路上一溜七辆卡车蓦然一空。

喀喀喀，
哄哄哄，
火星子流飞进，
路上爆起团团土烟，
断枝碎叶飘飘零零……

黄刚瞅瞅伏在绿荫中的卡车，
又盯着敌机的行踪，

忽地跃过公路：

“同志，炊事工具车中弹，

瞧，打漏了豆汁桶！”

驾驶排长道：

“不！像把牛奶罐头箱打中。”

“打！别让它逞能！”

子弹唰地升空。

黄刚着急地伸过手：

“同志！我来过过瘾。”

准星一晃，

敌机慌忙逃命。

“快拿帆布筒！

——饭盒、钢盔都行。”

黄刚随驾驶员上车抢救罐头，

就像老友偶然重逢。

革命的自来熟，

同志间的友情，

大伙儿顾不得向他打个招呼，

却对他十分喜欢而敬重。

驾驶排长打量着黄刚，